

苏东坡外传

26.126
C267

傳記・掌故・趣聞 5

楊

濤著

蘇東坡外傳

世界文物出版社

傳記·掌故·趣聞 5

蘇東坡外傳

實價：新臺幣七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五版

著者：楊

主編：俞

允

平濤

發行者：鄭

少

春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五七號

出版者：世界文物出版社

臺北市潮州街六〇巷二號

經銷者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潮州街六〇巷二號

郵政撥匯：0003335-1號

電話：三二一八二〇九號

印刷者：松明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二五三三〇八一號

版權所有·請勿翻印

傳記·掌故·趣聞 系列叢書 出版的 話

目前從事出版工作的人都面臨着一種困擾，那就是：文化精神的傳承和學術知識的傳播難以兼顧；高水準的著作與大衆化的發行不能兩全；以及純知識的探索跟消遣性的陶養無法融通。這種困擾如果排解不開，或者就這樣置之不理，那麼出版業所能發揮改善實際生活的素質和開拓新境界、培育新精神的作用，必定會大大減少，甚至於落空。

本社經過長久的思考和多方的探索，終於決定選擇了一條「執兩用中」，介乎歷史與文學之間的路——把它歸結到人生的實際活動與精神面貌的呈現上。希望經由這樣的努力，搭建一座跨越古今時空鴻溝的便橋；修築一條古人與現代人在經典史籍之外可以聲氣相通、心心相印的小路。基於這一想法，本社推出了「傳記·掌故·趣聞」系列叢書，務求在中國人固有的精神和識見上有所傳承，在溝通古人跟今人心靈的做法上有所開創。本社將盡力使這一系列叢書能以活生生的面貌，呈現在讀者面前，讓讀者感受到書中人物生命力的顫動，從而能有所憬悟、有所奮發，那就是本社衷心所祈望的。

徵稿

為增強「傳記·掌故·趣聞」系列叢書的內容，本社特徵求下列稿件：

凡性質屬於傳記、掌故、趣聞三者之一，內涵能展現中國人的智慧、幽默和生活情趣，字數以十至十五萬字為限，文字表達要雅俗共賞、老少咸宜。

來稿請以掛號寄：

107 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

世界文物出版社編輯部

著 者 序

蘇東坡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位罕見的奇才，他不但詩文書畫的才華光芒萬丈，而其恢宏的氣度和高尚的人格，更使人欽佩與景慕；近千年來，凡是中國人，沒有不知道蘇東坡的，他是大文學家、大詩人、大畫家、大書法家，更是一位充滿了愛心的道德家和佛教徒，同時也是一個玩世不恭、貪戀壺中日月的酒徒和茶藝專家。

坊間有關這位千古風流人物的著作很多，有本傳、別傳、評傳、外傳等，也有專以文學觀點談論蘇東坡的詩文著作，有的專談他的書畫造詣，或以佛學立場強調蘇東坡對佛教的信仰、貢獻、對佛學的研究與迹近皈依的故事；談酒經、談茶藝，甚至談修道、煉丹，都有他獨到的研究和見解，這些著作，各有各的特色和優點，也各有不同的趣味。

然而，關於蘇東坡詼諧、風趣的逸行與珍聞，則僅能見一鱗半爪於各書之中，而缺乏有系統及完整的故事性的著述；作者有鑑及此，乃針對此點作廣泛之搜集及整理，前後經過一年多的時間，始編撰完成此書。

本書中少部分資料，或嫌牽強、附會，然多出自前人，並非作者任意捕風捉影、閉門造車；好在本書寫作的目的，非爲依據正史替蘇東坡修傳，故乃拋棄其嚴肅、枯燥的一面，使讀者能從幽默、輕鬆、風趣的另一角度，觀察及了解蘇東坡這位曠代奇才，是如何的詼諧、豪放，如何的個儻、風流，如何鮮明的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千年不死。

如此不惟一方面了解了我們所敬愛的古人，一方面也娛樂了自己，同時更豐富了自己，又何必斤斤計較於資料來源的考據和出處呢？

蘇東坡的著作甚豐，資料浩繁，蒐集並不困難；但要檢取所需要的東西就不得不花費許多功夫；不過作者始終堅持一個原則：不論資料來源的正確性如何，必須以不致扭曲蘇東坡原有的美好形象爲準，否則寧可捨而不用。

想來如果東坡先生地下有知，亦當舉杯掀髯一笑了吧！

楊

濤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
於鳳山「劍塵」

宋仁宗嘉祐元年（西元一〇五六年）八月，蘇東坡和弟弟蘇轍，同時通過了禮部的初試，翌年正月複試，作文的試題是「刑賞忠厚之至論」。東坡的文卷深獲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，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，名列第二，蘇轍亦同榜進士及第。

但是東坡的文卷却有一段幕後曲折：

起初，東坡的文卷本已置入劣等落選，後來判官梅堯臣（聖俞）恐有遺珠之憾，又將落選文卷從頭校閱一遍，發現一篇文卷內，引述了一段唐堯和皋陶的對話：

當堯之時，皋陶爲士，將殺人，

皋陶曰：「殺之」三，

堯曰：「宥之」三。

梅堯臣覺得這段話將主題襯托得非常生動而得體，然而一下子却又想不起這個典故的出處來；爲了面子問題，怕人笑他識淺聞寡，又不便公然提出查問，遂決定薦給主考官歐陽修過目。這

篇文章的作者便是蘇東坡。

歐陽修看過文卷之後，深覺文內語意敦厚，筆力穩健，非常合他的胃口，大為讚賞；至於典故的出處問題，根本未加注意，於是不但將該卷改爲錄取，而且名列前茅，個中機緣，幸與不幸，實在十分微妙。

當時歐陽修在文學界的地位，已儼然成爲一代宗師，有如唐朝的韓愈，天下士子，莫不以登列門牆爲榮。歐陽修對當時華而不實，詭異浮誇的文風，正欲加以改革；捨棄堆砌辭藻的駢體文，提倡散文復古運動。蘇文的敦厚與穩健，正是他要提倡的文體，所以驚喜不迭，乃至一讀再讀，愛不釋手。本欲擢爲第一，却因另一層誤會，竟然陰錯陽差抑爲第二，造成誤會的原因和經過是這樣的：

那時候的考試，考生一入考場，就各自關閉在斗室之內，非到考完不准出場，而且派有侍衛在門口看守；爲了防止納賄或徇私舞弊，所有考生的文卷收齊之後，皆由錄事人員登記檔冊，重抄一遍後才呈交考試官評閱。重抄之後的卷子，既沒有原作者的筆跡，也略去了姓名；在考生出場之前，考試官即已進入闈場，與外界隔絕，直至閱卷完畢才能出場。

歐陽修既對蘇東坡的文卷十分激賞，謄錄過的試卷雖看不出作者的筆跡和姓名，但從文章的內容及風格上，猜想必是門生曾鞏所寫；因此顧慮到，如果照自己的意思給了他第一，豈不惹人

議論他徇私？爲了避免嫌疑，於是決定將蘇文降列第二，待後來傳臚唱曉，才發現根本不是那回事，但木已成舟，也無可奈何了。

不過蘇東坡畢竟不含糊，在次考春秋對義時，他終於贏得了第一。同年三月殿試，仁宗皇帝親臨崇政殿，主持殿試，結果東坡昆仲皆以乙科同榜進士及第。

新考中的進士，在放榜之後，依例和考試官便有了師生關係，而且新進士必須修函持往拜謝師恩，蘇東坡當然也不例外，梅堯臣見到東坡時，就迫不及待的問他：

「你試卷中引用堯和皐陶的一段話，見自何書？我一時竟想不起來。」

蘇東坡有些腼腆地回答：

「是學生所杜撰。」

「啊！」梅堯臣禁不住驚訝地叫了一聲：「你是說，是杜……杜撰的？」

東坡見梅堯臣的反應，內心雖然有些忐忑不安，但索性坦率直言：

「請恕學生唐突，依學生愚見，以堯之盛德，與皐陶之言，乃想當然耳，何必定有出處？」

梅堯臣不敢再加追問，因爲東坡的文卷是他所薦，萬一闕出了問題，他也難辭其咎。

可是當蘇東坡去拜謝主考官歐陽修的時候，歐老在一陣誇讚、期許和談笑風生之後，也提到了試卷中典故的出處問題。

二十二歲的蘇東坡，這一次沒有正面回答，却借題影射的說：

「回恩師的話，昔曹孟德滅袁紹，以紹妻賜其子丕。孔融曰：『昔武王伐紂，以姐己賜周公。』孟德驚問：『見自何經？』融對曰：『以今日之事觀之，意其如此。』」學生所寫堯與皋陶之言，亦意其如此也。」

歐陽修聽了東坡的話雖感意外，却没有怪罪的意思，倒是陪他同去的梅堯臣，在旁邊替他捏了一把冷汗。

事後，歐陽修還讀歎地對梅堯臣說：

「蘇軾這個年輕人了不起，可謂善讀書、善用事，他日其文章必能獨步天下！」梅堯臣這才敢放心的說：

「蘇軾幾乎落第……」

「落第？」歐陽修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是的，」梅堯臣接下去說：「他的文卷，是舉職銜落選卷中，重閱選出來的。」

「啊！那倒是多虧你細心，否則豈不是太遺憾了！」歐陽修停了停，又語重心長的說：「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我讀蘇軾謝函，竟然喜極汗下，老夫當選讀此人，使之出人頭地。」

這位文壇盟主日後又對兒子提起蘇軾來，他說：

「三十年後，當無人再談論老夫！」

可見當時歐陽修對蘇東坡的期許多麼大，而他的眼光和胸襟，又是多麼令人心折；後來蘇東坡也確實沒有辜負他的賞識。

蘇東坡那篇一鳴驚人的試卷文章，寫得並不長，全文不過七百字，「刑賞忠厚之至論」題出，尚書大禹謨：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」，孔安國注：「刑疑付輕，賞疑從重，忠厚之至。」主旨在使考生對孔注含義加以發揮，我們且看看蘇文是如何寫的：

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，何其愛民之深，憂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；有一善，從而賞之，又從而詠歌嗟歎之，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。有一不善，從而罰之，又從而哀矜懲創之，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。故其吁俞之聲，歡忻慘戚，見於虞夏商周之書。

以上第一小段，在引述歷史以破題。

成康既沒，穆王立，而周道始衰。然命其臣呂侯，而告之以祥刑，其言憂而不傷，威而不怒，慈愛而能斷，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。故孔子猶有取焉。

繼承前段史意，第二小段略加強調，以爲引申，便於在後段發揮。

傳曰：賞疑從與，所以廣恩也；罰疑從去，所以謹刑也。當免之時，臯陶爲士，將殺人，臯陶曰：「殺之」三，免曰：「宥之」三；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，而樂免用刑之寬。四岳曰：「鯀可用」免曰：「不可，鯀方命圯族」。旣而曰：「試之」。何免之不聽臯陶之殺人，而從四岳之用鯀也？然則聖人之意，蓋亦可見矣。

這一段，蘇東坡大膽的杜撰了堯與臯陶的對話，生動地形容聖人對於刑賞的態度，成爲全文的焦點。

書曰：『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』。嗚呼！盡之矣。可以賞，可以無賞，賞之過乎仁；可以罰，可以無罰，罰之過乎義。過乎仁，不失爲君子；過乎義，則流而入於忍人。故仁可過也，義不可過也。

以上爲第四小段，引用書經上有關刑賞的話，進一步發揮刑賞的原則，應爲仁可過而義不可過。

古者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，是賞之道，行於爵祿之所加，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。刑以刀鋸，是刑之威，施於刀鋸之所及，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，而爵祿不足以勸也；知天下之惡不勝刑，而刀鋸不足以裁也；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。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，故曰忠厚之至也。

本段乃論述刑賞的範圍、尺度、功效，及「忠厚之至」的道理。

詩曰：『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；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。』夫君子之已亂，豈有異術哉？制其喜怒，而不失乎仁而已矣。春秋之義，立法貴嚴，而貴人貴寬；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
最後這一小段，東坡引用「詩經」上的四句話，以「不失乎仁」作歸結，再申「刑賞忠厚之至」的題旨。全篇文章讀來如行雲流水，渾然天成而無斧鑿痕，穩健扎實，一洗駢文之流弊，難怪歐陽永叔老頭子讀東坡此文，一詠三歎，皆加讚譽了。

一一、

「大登科後小登科」，這句詩是描寫科舉時代，讀書的青年學子，受了十年寒窗之苦，一旦金榜題名，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功名，謂爲「大登科」；再擇得如花美眷完婚，洞房花燭之喜則形容爲「小登科」，這是人生當中最的兩件賞心樂事。

舊小說裏，常描寫進京趕考的舉子，途中落難，巧遇富家千金搭救，後花園私訂終身，老員外嫌貧愛富，逼女別嫁，待情郎獲得功名回來，已是人去樓空的哀艷故事。

也有男子變心的，如「棒打薄情郎」中的莫稽；「玉堂春」裏的王金龍；尤其是當時在京城裏，常有一些達官顯貴，往往趁考試放榜之後，選擇及第的青年才俊，用半脅迫的方式，爲待字閨中的女兒提親，被看中的，往往不敢開罪權貴，雖然不悉其女秉性善惡賢愚及容貌美醜，仍勉強成親，以致造成婚後許多困擾和不幸。

有些書香門第的有識之士。鑑於上述種種情形，爲避免再蹈覆轍，乃趕在子弟赴京應試之前，及早擇偶完婚。蘇東坡兄弟便是在這種考慮下相繼早婚的。

東坡名軾，字子瞻，晚年號東坡居士，在他十九歲的時候，就娶了眉州家鄉一位進士的女兒王弗爲妻，當時王弗比東坡還小三歲，而且還都是虛歲，如果依週歲計算，東坡只有十八歲，王弗則是十五歲，小倆口婚前雖然未曾見過面，婚後的感情倒是非常融洽。

東坡的弟弟蘇轍，字子由，晚年號穎濱遺老。他在十七歲時，便娶了個十五歲的小媳婦史氏，夫妻也頗爲恩愛。

他們的父親蘇洵，字明允，別號老泉，父子三人的文章，各有所長，後人合稱爲「三蘇」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，蘇氏一門就佔了三席地位。連才高八斗的曹子健父子，也難和他們相提並論；寶燕山雖有五子登科，但是成就更無法跟蘇氏父子媲美。

自三蘇以後，近千年來的中國人，誰不知道蘇東坡？凡是讀過書的人，誰沒讀過蘇氏父子的文章，蘇洵的「辨姦論」；蘇軾的「赤壁賦」、「放鶴亭」、「范增論」；蘇轍的「六國論」，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；尤其是東坡的詩詞書畫，更加光彩奪目，照耀千古。

小時候唸過「三字經」的人，都知道「蘇老泉，二十七，始發憤，讀書籍」這幾句話，可見蘇洵認真向學，是在二十七歲才開始的。

蘇老泉雖然在考場失意，但對經、史、子、集，百家學說，都已融會貫通，著書立說，文名遠播。當朝重臣，名滿天下的張方平，對他極爲器重，對東坡昆仲的文章，更驚爲王佐之才。

二、

蘇氏是四川眉山人。眉山雖然是一個山明水秀的好地方，四川也號稱「天府之國」，但畢竟地處一隅，發展有限。蘇洵對功名並未死心，向京師進軍爲必然之舉。仁宗嘉祐元年，又到了大比之年，他四十七歲，雖然本身不願再應試，但是對兩個兒子，却視爲前程不可限量的千里駒，決心要他們替自己在考場中爭一口氣。他要親自陪送兩個兒子進京趕考；一方面也想讓自己二十年的苦讀勤學，在仕途上碰碰運氣，於是就趁早做些準備工作。

第一步，先替兩個兒子娶了媳婦。

第二步，將自己寫的一部關於爲政之道及戰爭與和平之理的著作，呈獻給在四川主政的張方平，想藉張氏的大力推介，敲開仕途的大門。

張氏對老蘇的見解頗爲贊同，也非常欣賞他的文章，譽爲古勁簡練，有先秦之風；並表示願立刻任他爲成都書院的教席，但老泉志不在此，就婉轉的推謝了。

老蘇又帶着軾、轍兩人，携着文章，一起去拜見張方平，張氏讀了東坡兄弟的作品之後，大